

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 救國旬刊

編者：東北人民抗救國會宣傳部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出版

## 小評

### (一) 慎勿殃及池魚

全林

——忠告除奸團諸君——

近來除奸團投彈爆炸的事

件，接二連三的層出不窮。就一種意義上看，這種狙擊固足以使見利忘義的奸商，膽戰而心驚，誠然是大快人心最甘脆最痛快的舉動。但是我們忝居言責者，對於這種不澈底的辦法，秉「春秋責備賢者」之義，實有不能已于言者。

本月四日，本市王府井大街中原公司被炸時，洋車夫三人及小販一人，連累負傷。翌日西單遊藝商場內宏慶亨洋貨店，又發生同樣事件，結果僅炸毀該舖玻璃窗等物，而小販朱德銘却不幸大觸其霉頭。報載：「在該舖門旁運北，有一擺絨線衣之商攤小販朱德銘，正在該處收拾貨物，不料鐵片四飛，將其頭部太陽穴，炸傷一巨孔，鮮血淋漓之下，立即昏倒于地。朱某

因炸傷要害，奄奄一息，性命恐將難保。」

這種「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的慘酷行爲，我們不敢苟同。請問小販何辜，罹此奇禍？勞苦窮年的小販，因此而殘廢終身，或因傷致死，不但他們本身受無妄之災，並且與他們相依爲命的一家數口，亦將失所憑依，而輾轉死于溝壑之間；同時面圓而腹便便，寡廉鮮恥的奸商，在受這種武力警告之下，雖然不得不稍加敘述，然而他們所受的損失，畢竟是微乎其微。

在這裡，我們要提出一個條件，就是：救國不要背乎人道。象這幾天本市發生

第七十二期	小評：
	(一) 慎勿殃及池魚.....全林
	(二) 抗日與內爭.....正之
	國聯大會與三中全会.....維知敏
	漫談.....維中
	出欄(小說).....維中
	義勇軍旬報第六號.....編者



(2)

的幾起爆炸事件，未免不合人道。如此的「不分皂白」，「玉石俱焚」，實在不是一種好辦法。在此處，我們還要鄭重聲明：我們不是為奸商辯護，因為奸商的確是人人得而誅之，的確是死有餘辜；同時我們對除奸團諸公的熱誠，更不敢，且不願，加以絲毫的懷疑，因為我們深刻地認識：除奸團諸公的出此一舉，除掉愛國之一念外，絕對沒有猙獰的動機存在其間。我們的見地是求達目的，應擇手段。倘若懲戒奸商除投彈爆炸外，沒有第二條和緩的路子可走，那末也祇好顧不得許多；反轉來說倘若較和緩的不背人道的路子時，就不妨放棄恐怖政策；退一步說，既成不得已而採取恐怖政策，也要計出萬全審慎從事才好。

總而言之，我們的主張是：救國不要背乎人道；我們的希望是：慎勿殃及池魚！

## 抗日與內爭

正之

國家養兵，含有綏靖禦侮兩種意義。中國的養兵，自然也難例外了！現代世界上的兵制，有徵兵與募兵兩種，中國是募兵的國家，常備軍之多，在世界上首屈一指。

可是，事情都是這樣的巧，一旦外侮之來，所謂國家也者，竟都棄兵不戰而逃了。能在札擲抵抗的，還是些無軍事常識的老百姓。——現在管他們叫義勇軍。

所以，有人說「老百姓拿種地賺來錢以養兵，每年捐稅，不知納了多少；結果，敵人來了，還得他們拿起種地的器具去拚命；天下的滑稽事，寧有逾於此者！」

固然，這話是有相當的道理。但是，「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義勇軍，也到是分所應當！

不然的話，他們跑向那裡？西伯利亞，不能去；阿美利加，不能去；去也不能生活！坐著不動吧，日本的刀槍是沒有眼睛的，說不定那時要了他們的命。等死，也是死；餓死，也是死，與其坐餓而死，孰若拚命而死！那麼，義勇軍不願犧牲也倒聰明不小呢！

政府對外始終不戰要維持所謂世界和平；但對內戰爭，却不願害國殃民，繼續在排演。川魯之戰，至今未息，假使移其精神物力以抗敵，那怕倭夷不滾回三島呢！內戰不但不能解除國難，而且能助長國難，

我希望，誠懇的希望，軍政要人們不能幫他們義軍的忙，至少也不要拆他們台的才好！

# 國聯大會與三中全会

趙知敏

國聯大會及三中全会即將於最近期間開幕。自然，我們仍舊希望能夠

在這兩個重要的會議席上具體的有力的議決解決中日糾紛復興中華民族的具體方法。然而，這兩會議能否滿足我們的希望，能否完成他自己的使命與預期，却是一個極嚴重的問題。

據經驗，據事實，筆者敢大膽作一尖銳的警示，我認爲國聯及三中全会又將屈於事實，再演一次照例的失敗，屈服！

(3)  
我們先看國聯：第一次理事會勸告日本撤兵，日本便炸錦洲，再限日本撤兵，日本便攻通遼，國聯作第二次決議日本便佔錦洲，據天津，攻上海，最後國聯決議派遣調查團，日本便製造「滿洲國」。現在，國聯又將開理事會了，日本便「先下手爲強」的承

認「滿洲國」，造成一個僵局。日本處處是和國聯作對，所以國聯一切計劃

，一切決議都被日本的炮火鎗彈所焚燬，撕碎——。就這次國聯大會來講，更可以看出其衝突，危機與其失敗的徵候。本次國聯全體會其主要的事務是討論國聯調查團的總報告書及其建議，按照盟約的程序開始決定最後

解決中日糾紛的方法。在此，我們第一要注意得到的是國聯能力的最大限度能到如何程度。我們現在且不必像

一般人的空想，企盼國聯會員對日本施行經濟封鎖，因爲那根本是一件辦不到的事。那麼，退一步來講來看調查團的報告書的建議能否被容納？據現在情勢看來，日本代表松岡曾宣稱「滿洲國」已成「既成事實」日本決不退步，同時日本軍部曾宣稱國聯及國

聯調查團對滿洲事變認識不充足，如國聯不尊重並接受日本政府的意旨則

將退出國聯，而日本國內的軍人更是跋扈萬分，所謂膺懲國聯的集會，到處皆是，又一方面，則日本軍隊正在大批徵調開往東北壓迫義軍，消除東北民衆武力加速度的，建設緩衝的傀儡保護國。這些地方都是日本對國聯

大會的當前威脅，日本是一個超越「軍國主義國家」的「軍國國家」，日本軍人的瘋狂行爲不但能退出國聯，反

而能與世界爲敵。日本退出國聯，國聯便會坍台，所以國聯只有屈服，這樣，中國便失敗了。進一萬步來講，如果世界偶然露出一絲光明讓那所謂的「和平正義」有幾千百萬分之一的機會伸足，國聯調查團報告書在國聯理事會席上容許討論且不幸而被接受實

(4)

行，那末自然在該調查團曲解事實之下中國正式承認日本的「特殊權利」，在東北設立一個使日本有太上皇地位的「特殊組織」；從此東北算正式淪亡，由國際支配下贈給日本帝國主義者。——試想：我們在這種情況之下還希望甚麼？希望再在日本的「既成事實」之下屈服嗎？

任何一個華人都不能屈服，任何一個華人都希望政府對中日糾紛有適當解決的辦法，所以對三中全會都存有莫大希望。

自然，求諸人不如反求諸己，然而，我們自「己」的三中全會其結果能如何乎？

過去的事實告訴我們，一年內曾經開過兩次中全會，議決案不下幾百，政治，經濟，文化，對外關係，面面俱到，樣樣皆全，實行起來真會把中國改成一个整齊完美的近代國家。但，只是在會後發表了幾條宣言，將議案歸卷，與會者星流雲散各走西東。舉一例二中全會議決「懲罰偽國」，現在已經半年有餘，我們只看見了日

本政府承認「滿洲國」，「滿洲國」大吹大擂的派代表到各地游說，侮辱他們所謂的「鄰邦中國」，而中國政府不但未曾出兵連一個討伐令都未曾下過。

現在，三中全會又要舉行了，對內，對外，是不是要再蹈覆轍呢？看了以前的事實，使我們不能不失望！是的，我們不能不承認這兩個會議能關係中國興衰，東北存亡，我們對他已沒有奢望，唯有一點希望，就是他們能個自負起使命完成預期。

## 漫談

維中

——舊式生產新式消費——

中國，怎樣會變成現代的國家？

這問題的發生已竟是好久了。

起初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洋鬼子的玩藝，僅好是一些技術，還得中國舊道德作骨子。後來經過幾次失敗的教訓，一般人又感覺到，自己的玩藝都不成，澈底要把洋鬼子底玩藝拿來。於是在學術上，一般人根本要把以往打倒；再一方面高唱：「不要隨後緊追，而要迎頭趕上」！固然，也有一些人作精神文明，物質文明的辯論；此外一般人，已竟讓物質的魔力征服了！

(5)  
你看：都市裏的一般人們，大樓，汽車，食的，也許是洋鬼子傳來的，大菜，穿的，自然也不外洋服了。總之，他們終朝在洋的物質中享受生活

，除掉他或她的肉身，不是外洋貨，此外就是一笑一顰，莫不是人步亦步，人趨亦趨了！

是誰都知道：中國是舊式方法生產，新死方法消費；日本新式方法生產，舊式方法消費，這就許是人家能把東北搶去的原因。

我髣髴記得在那上見過一個象徵中國和印度的故事。牠說：「中國和印度，都可比作一個女孩子，印度是一質樸女孩子，自己穿家裏織的布，並且很滿意；中國這女孩子，一心想摩登，偏要用舶來品，學跳舞，窮極奢侈。」你想，中國現在的情形是不是？

不過，舊的經濟學，先講生產，後講消費；新的經濟學，後講生產，先講消費；中國一定是講新經濟學了，先怎樣消費再說，管它生產不生產怎的！都能享受新式消費，中國也許會強起來！

是的，讓我們取懷疑態度，研究一下：

我們看，這些享受者竟是誰？敢說，沒有一個是勞動者或是窮光蛋，你幾時聽說，大洋樓是賣小工賺錢蓋的！

住大洋樓的人，膏粱文綉，自然不在話下。中國的哲理：「飽暖生淫慾」。無所事事，要談到「枕美人腕」了。所以才買名姝，而到屋看；一直到，姨太太的數目，都數不清。這些人，自然，也都新式方法消費的，鞋跟高到如何的高，腰細到如何的細，髮，盪上外國的潑髮，眉，畫上外國的細眉；爭研取憐，一擲，就說不上幾千金了，都是那裏來的錢？

他們的享受，差不多和外國人一樣了；中國人都這樣，中國會強吧！那麼，做工的也不作了，種地的不種了，甘等這享受，好把中國弄成一個現在的國家。但是歸終恐中國人連褲子面都吃不上。

## 出 關

名

一個夜色朦朧的晚上，在灤縣城往車站去的大道上，有十幾個黑影，蠕蠕的動着，這便是我們在一月二十六日之夜，赴車站預備出關時的行進

天上是只有星光閃耀，而月姐却將她底光明的面龐，用烏雲的面幕罩住，我們每人身上都背了点包袱行李，借着星光用兩隻腳在沙路上一上一下的活動着。

由浦口出發，已快一月了，到今日方得遂願，所以各人的心裏，正在想着自己出關後所要做的工作，以及如何對付日獸軍。至少，沉悶十多天的灤州生活，在這黑暗的進行曲中，漸漸消散一空。

汽油燈高掛在電柱上，發出白色的光芒，照着這寂寞的月台，遠遠的

地方，正有幾顆紅星閃耀，好似指示人們前途的命運。除了車站門口的一個巡警以外，已不再見有第二個人。我們由月台上的木欄門走出，進了一個荒冷的小店。

鐵鎚擊鐵條（註一）的聲音，頓時突破了車站周圍的空氣。這是車站報告旅客，火車已由鄰站開了。繼着這一個聲音而起的，有旅客向車站去的跑步聲，談話聲，小販叫賣聲，客棧夥友預備去接客的聲音——我們很迅速的整好了自己的行裝，跑到月台上等候着。

輪聲隆隆，車身震蕩，我們便告別了臥在夜神之下的灤縣城，向那未來的命運的道路上——目的地，去長征。車外嚴厲的北風，加上車廂裏邊乘客的炭氣，於是玻璃窗就藝（美）術化

了。破壞大家的我們，用指甲將這窗上美的薄冰刮去，遠眺那蔚藍的海濱，映着那剛起的朝陽；我們這群征人，已完全陶醉在大自然的懷抱中了。

車到山海關的時候，兩個耀武揚威的日獸軍，肩着槍由車廂外邊走過去。我心中對他說：朋友！我們出關之後，很希望能在戰場上再會會你們的驕傲光芒呢！出車站過橋進南門，在縣公署旁邊的客棧稍事休息。（這裏住有第四路先來的幾位）我們將行李放下，就齊去沐浴；因為借此可以省得洗面的時間，並且不知以後何時再有澡洗？

節省時間的本領，恐怕沒有人比我們再經濟的了。我們既以洗澡省去洗臉，又於沐浴出池的休息時間，開了一頓燒餅油條的「北餐」。大家躺在

椅上，口中都嚼得津津有味。因為下午就走，所以未敢多留，一齊出了澡塘，在吃完「北餐」以後。當日下午一時，魏教的長城，依然照舊的躺在山上。但裏邊的山道上，却有一些人在行進着。這時我們已由北門走出爬上鳥道般的山道，回望關裏，屋如葉，人如蟻，海天接處，如同烟霧的迷漫，看不見他的對岸，不由使人從心坎中感覺牠的偉大；反映着塵世中渺小的人們，為名利奔走，爭殺，至此真有出世之想。

(7)

自私的孩子喲！休因圖自己一人的幸福而灰心；我們此次是負有救整個民族生存底責任的！我心靈好似如此的警告我：「你不見雄壯的烽火台，存留着古代的遺威！惟有奮鬥，方有生存！和平之神是立在戰爭之神背後的！不和帝國主義的惡魔去決鬥，被壓在黑暗地獄中的人們，永遠休想得

着自由之神的光明！」於是；我恍然的覺悟我現在的人生了！因沉思而落到最後的我，很興奮的走上前面去。

不久由一個缺口的地方走出，大家都很快活的高呼道；「第一步目的——出關，達到了！」第一天我們所住的地方，是離關十八里路的常家溝。因為沒有由城門大道走（該時有日人搜查）所以直有二十多里路。因為是第一次的爬山，大家在到達住宿地以後，都感覺有點疲乏。第二天又跑了五十多里，沿途經過些河套，小山，以及和「火車形」似的房屋的村落。因為路少山低，故沒有昨天吃力。此地叫牛羊溝，我們把行李放下，周同志和天狗（註二）同我們臨時房東去說話；我便到門外散步。村旁有一道水溝，上面是冰雪蓋着，下面還潺潺的在流水。會同志正和幾個小孩在打冰捉魚；我就同馬同志一起走過去，於是我們合

作了。堆堤，翻石頭，各人分工合作，每捉到一條魚就歡呼不已。一沒抓住，就怪叫連天。村中的小孩，都跑來圍住看，並且還有幾個小弟弟，很天真的幫助我們，我頓時感覺我是兒時和祖母回到故鄉。我面前的小孩，都變成了我的表姊妹和堂兄弟。啊！我這時的心弦，已高歌着「兒童的青春曲」了。

行路生活中，因會的天真，和馬的幽默。使我不但不感覺疲乏，並且十分快樂。前途也好似放大光明，在等着我們呢！

全羊524，完於花戶莊

註一。北寧路各車站門口皆挂一斷鐵軌，長約三尺，隣站如來電話，言火車已開，則工役持一鐵鎚擊之。並於聲音多寡中，能知為第幾次車到。

註二。余等參加為義勇軍第四路副指揮部，副指揮為鄭桂林，伊佈告上有「野號天狗司令鄭桂林」之銜。故稱之為老天狗者頗多。

# 義勇軍旬報

第六號

義勇軍旬報

## 黑龍江 蘇炳文已包圍黑垣 馬占山將進攻哈埠

### 蘇炳文部

○濮，李東西呼應○

(海拉爾三十一日國聞社電) 民衆救國軍將領濮炳珊，李海青，鄧文，張競波，李振華，白永勝各部，聯合組織總司令部於海拉爾，舉蘇炳文爲總司令，濮炳珊，張殿九，爲副司令，謝珂總參謀長，金奎璧副參謀長，首攻富拉爾基激戰甚烈，張殿九，謝金均在札蘭屯行營督戰

，現頗得手牽制日重兵，東路由濮，率五個旅及野砲四十餘門，連克泰安鎮，克山，現達楊家屯，距龍江七十里，李海青橫斷哈昂，白部窺洮昌之泰來，士氣民氣均熱烈。

(南京三十一日下午四時三十分中央社電) 哈爾濱世(三十一日)路透電，日文報載，中東路西段之義軍，已與北部義軍聯絡，迭由大黑河方面，取得軍火及援軍之接濟，義軍企圖圍攻黑垣，城內已有義軍之便衣隊及暗探，黑垣形勢，甚爲緊張。

(平市消息) 救國軍總司令蘇炳文，昨電平報告所部最近形，並謂現與馬占山聯絡妥協，請勿信日人偽宣傳，原電如次：  
(銜略) 頃據濮副司令炳珊(二十九日)電報稱，克山之敵，於(二十七)日傾巢而來，在密龍溝與我步一團，騎四團，及醫衛隊營激戰巨日，斃敵甚衆，珊由腰與屯率隊開到，即將該敵擊退，擬於(二十九日)解決貝子府之敵，該敵於(二十八日)向我西興屯陣地猛攻，經我步三團，及騎二團迎頭痛擊，斃敵甚多，我騎二團，亦傷亡二十餘名刻令步兵嚴守陣地派騎一團向敵迂迴，以期一舉殲滅，自珊部與敵接戰以來，敵人屢受打擊，頹喪已極，馬主席聯絡妥協，請電各方勿信日人偽宣傳，以後情況，隨時續陳，等語，謹電馳聞，蘇炳文叩(二十九日)印，  
(齊齊哈爾三十一日日人電通社電) 包圍齊克路泰安鎮



之義勇軍，已被日軍突戶及黑都兩部隊擊退，據省府情報，該項義勇軍，係由濮炳璠所部主力部隊而成，其指揮者，傅係馬占山氏。

(哈爾濱三十日日人新聯電) 濮炳璠將軍事顧問下板少佐扣留，以第二之蘇炳文自况，將紅槍會千五百名，留於本處拜泉，欲以本隊襲擊克山方面，其先頭部隊約三百名，二十八日夜企圖侵入城內，日警備隊二十九日早與之劇戰，擊退之，現仍在嚴重警戒中，下板少佐拘禁拜泉監獄，目下生命，尙無恙，松木部隊，現正謀從速營救方法

○蘇炳文誓不妥協○

(北平通訊)救國軍總司令蘇炳文，昨有兩電到平，報告在富拉爾基與日軍激戰經過，並表示日方宣傳將開和平會議，均屬虛造，毫無妥協可能，照錄原電如下，(一)

(街略)頃據謝總參謀長自札蘭屯來電稱，我軍第一二兩旅一萬六千餘人，東(一日)早七時乘西北狂風之際，分由朱家坎腰庫勒一帶，向富拉爾基推進，與敵中山支隊千餘人接觸激戰至午，敵退車站附近，藉防禦工事頑強抵抗，我左翼騎兵支隊，已抵哈拉屯，與興安駐軍聯絡妥協，嫩江西岸之敵，已被我包圍，特電奉聞等情謹聞，蘇炳文冬(二日)印，(二)

(街略)，一，頃據濮副司令炳璠電稱，昨日東路與敵激戰，斃敵甚衆，西路敵騎兵六十餘人，經我包圍，全數殲滅，得洋馬騎槍甚多機槍一挺，經我痛擊之後，敵已胆寒，璠率一部努力向楊屯進展，二，富拉爾基之敵人，經我兩次攻擊，傷亡少佐一員，尉官五六員，兵三百餘人，鑒於我軍攻擊勇猛，異常畏懼，氣勢甚餒，日內實行圍攻，期即殲滅，三，日方宣傳如何將與文等開和平會議等空氣均屬虛造滑惑聽聞，我軍主義正大，宗旨堅決，毫無妥協可能，敬乞向中外闢謠，免亂是非，謹聞蘇炳文印冬二日印，

(哈埠十月三十日特訊)滿洲里形勢，依然在強弓硬弩對峙之中，日方派遣之求和代表齊齊哈爾市長金憲立，本擬二十二日出發，至朱家坎晤蘇炳文之代表，當二十二日晚間東北鐵血救國軍，即以四團之力，猛攻富拉爾基，日方死力抵敵，激戰一日夜，至二十三日方停，雖富拉爾基尙在日軍手中，但距市街四華里，鐵路沿線，爲軍事上必爭之地，則完全爲東北軍佔據，金憲立畏懼，不敢前往，頃東北軍向富拉爾基及齊齊哈爾取大包围式，與馬占山將軍所部徐子和軍，互相呼應，齊齊哈爾郊外五里內外，悉屬義軍，日

軍協同滿洲國偽軍，扼守城垣，每日不斷鳴砲示威，齊齊哈爾居民，為避危險，紛向哈長間遷徙，蘇炳文於廿七日在札蘭屯召集軍事會議，所有營長以上者，全數出席決定集中兵力於札蘭屯，前線置土爾赤哈，距富拉爾基十五里第二線為碾子山，第三線為朱家坎，步步為營，逐漸向前方移進，前方軍事總指揮為張殿九部張玉亭團長，兵士皆纏有上黑下紅印有東北鐵血救國軍字樣之臂章，每戰勇猛異常，富拉爾基最近一次戰事，日兵死傷多在五百人以上昂昂溪間，即可聞砲聲，從可知戰事之激烈矣，日方飛機日前在

海拉爾博克圖先後投彈，均遭擊回，所投彈亦未中要害，故飛機赴西線偵察，已視為難事，蘇炳文仍以依遠兩可方法，對付日方，故日方哭笑不得，且因日僑八百餘名，被禁於海滿等處，日方多所顧忌，不敢遽然進兵，蘇氏亦利用此點，以玩弄倭人，近日因日方飛機前往投彈，特函滿洲里俄領斯魯諾夫，轉告日方，如能停止爆炸，則可先釋放日僑婦孺，及未曾作反抗之男子，駐滿洲里之日領山崎，遂於禁閉中，開具名單，交由俄領，轉遞於蘇氏，蘇氏雖已接受名單，但尚未作釋放之決意，駐俄日使館武官山形大尉

，及駐黑河領事丰原氏，已會同至滿邊俄境「馬齊也夫」小站，懇求俄領，轉商於蘇氏，派遣代表，直接交涉，此事日方宣稱為最後之希望，如果不成功時，祇有用兵之一途，顧目下黑省義軍環攻齊齊哈爾，日方應付，已感無措，有否力量進向哈滿線，實屬疑問，李海青一軍，刻出沒於哈昂段鐵路，飄忽無定，李天德一軍，則佔據肇東，策應李軍，另一部則迫近昂昂溪，故日軍除齊齊哈爾外，尚須顧及滿鐵之交通云。

三旅五十二團長段自新，為鄧文甘言所惑，三日反正，該團軍事顧問北部大尉，三日夜脫走，冒零下十四度之寒氣，歸還安達站，向日軍告急。

（日本聯合社哈爾濱五日電）南廷芳，徐子鶴及濮炳珊之聯軍，自道河鎮西方地點，取進擊形勢，意欲奪取泰安，克山警備隊黑田，種村兩支隊，自三日起，一面攻擊附近兵衆，一面向道河鎮進擊中。

（本市消息）救國軍總司令部參謀處，昨有支（四日）電致某軍事機關報告戰況，原電照錄如次：

（街畧）頃據確報，（一）東路

○張殿九包圍黑垣○

（日本聯合社齊齊哈爾五日電）安達駐紮之黑軍騎兵第

副司令炳珊江(三日)晨率宋  
徐兩部，向楊屯出動，與敵  
騎兵支隊接觸，激戰甚烈，  
敵我互有傷亡，江(三日)晚

我先頭部隊進抵十里堡，向  
寧年推進，二南司令廷芳，  
率部攻進拉哈，沿鐵路向西  
南進攻，三救國軍前敵張總

指揮電稱，我部已進至富拉  
爾其附近地點，右路李忠義  
總攻安達，敵甚恐慌，等情  
，謹電奉聞，救國軍總司令

部參謀處叩支(四日)印。

○包圍富拉爾基○(哈

爾濱八日下午五時本報專電

(據可參方面稱，富拉爾基

義軍實力頗稱雄厚，除正式

軍隊四千餘人外，尚有民團

三千餘人及蒙兵千餘名云

### 萍鄉縣黨部慰勞義勇軍電

東北各路義勇軍，奮勇討賊，邦國不幸，頻年禍亂，日寇肆虐，乘機侵畧，大好山河，淪為異域，黃炎子孫，竟作虜奴，此誠我開國以來未有之奇恥大辱也，所幸貴軍忠勇奮發，拚命殺賊，數月以來，迭復名城，新仇舊恨，滄海桑田，捷報遙傳，來蘇共慶，尚望本戰勝之餘威，作長期之抵抗，黨前途實深利賴，謹電慰勞，諸希垂照，中國國民黨江西省萍鄉縣黨部叩。

### 江西吉水縣黨委會慰勞義勇軍電

北平軍事委員會分會轉東北各義勇軍，暴日乘我內憂外患頻仍之際，佔據東北，蹂躪淞滬，兩欲淪我中華，滅我民族，幸貴義勇軍憤國士之淪亡，民族之危殆，奮不顧身，捨命抗日，屢戰屢捷，迭復東北重要城市，其義氣貫日，忠勇標古，深為敬佩，煩請繼續奮鬥，還我錦綉河山，雪此奇恥，大恥，以竟抗日全功，敝會領導全縣民衆誓為後盾，謹電慰勉，尙希垂察，中國國民黨江西省吉水縣黨委會叩。

### 湖南政縣黨委會慰勞義勇軍電

北平軍事委員會分會轉東北各義勇軍，暴日入寇強佔東北，於此年餘從未稍歇，既已震憾鐵路沿線各區域，大有亡我民族滅我國家之勢，幸我義軍奮起殺敵，誓死抵抗，忠勇奮鬥，拾生救國之精神，殊深敬佩，尙乞長期抗戰，貫徹始終，本會願率全縣民衆誓作後盾，除發起募捐集款犒勞外，謹此電慰，伏希垂察，中國國民黨湖南省攸縣黨委會叩。

### 察省龍關縣黨部及人民團體慰勞義勇軍電

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轉東北各義勇軍，將士勳勞，竊維暴日禍我中華，劫我領土，摧殘民命，敲詐民血，狠逾豺狼，毒甚蛇蝎，置公理於不顧，棄道義於無存，兇暴慘酷，人神共憤，幸賴諸將士捐軀為國，不憚犧牲，秉正義以清妖孽，灑熱血以雪國恥，收復地痛寒賊膽，空前功勳，將垂青史，中國國民黨察省龍關縣黨部及各人民團體叩。

### 江西宜豐黨商各會慰勞義勇軍電

北平軍事委員會分會轉東北各義勇軍，日寇肆虐，遼瀋淪亡，東北一帶幾無淨土，幸賴我當地民衆，奮勇討賊，義勇軍奮勇，暴日乘我內憂外患頻仍之際，佔據東北，蹂躪淞滬，兩欲淪我中華，滅我民族，幸貴義勇軍憤國士之淪亡，民族之危殆，奮不顧身，捨命抗日，屢戰屢捷，迭復東北重要城市，其義氣貫日，忠勇標古，深為敬佩，煩請繼續奮鬥，還我錦綉河山，雪此奇恥，大恥，以竟抗日全功，敝會領導全縣民衆誓為後盾，謹電慰勉，尙希垂察，中國國民黨江西省宜豐縣黨商各會叩。

東北救國軍總司令蘇炳文，昨電平報告戰況，原文如下

(街略)(一)據謝總參謀長自雅魯來電稱，(五日)我軍一二兩旅一萬人，沿泌淋河上游，向碾子山，朱家崗，慶康勤等處推進，包圍富拉爾基，當在朱家崗，慶康勤與敵中山支隊二千餘衆相遇，即開始激戰一夜之久，敵方死亡甚重，我軍亦略有損失，敵軍向蘇芬溪退却，我軍尾隨追擊，並向富拉爾基推進，(二)據漢副司令炳理電稱，日飛機三架，由齊齊哈爾飛向安達，當年，克山偵查，途遇颶風，一機在富裕跌落，全機被焚，駕駛員三人斃命，連日狂風大作，寒氣襲人，日軍不敢冒寒

員三人斃命，連日狂風大作，寒氣襲人，日軍不敢冒寒

魚(六日)印 ○李海青夜襲昂昂溪

### 馮占海致本會函

山嶽之東，而墮絕，志不可奪，已入絕境，不呼號，已垂危，亦不... 馮占海致本會函... 諸位勳鑒：久仰英風，未欽雅教，深以為憾！占海蚊蠅負山嶽之東，而墮絕，志不可奪，已入絕境，不呼號，已垂危，亦不... 諸位勳鑒：久仰英風，未欽雅教，深以為憾！占海蚊蠅負山嶽之東，而墮絕，志不可奪，已入絕境，不呼號，已垂危，亦不...

動作，我軍正嚴陣以待，特電奉聞等情，謹聞，蘇炳文(南京五日下午八時三十分)哈爾濱(五日)路透

#### 義勇軍旬報

電，義軍刻將安達包圍，該處滿洲軍隊兩旅反正投入義軍，以致日軍勢孤，陷於重圍，日軍當局，茲由哈埠調爆炸機多架，飛赴安達，聞將極力轟炸義軍軍圍，齊齊哈爾北七十英里之拉哈，近又被義軍佔領，義軍之砲隊，轟擊甚為得力，日方自認死三十四人，傷五十人，並謂已將拉哈克復，克山方面，近有劇戰，雙方均爭占領，克山得而復失者，已有兩次以上，海拉爾救國軍總部，昨晚電平報告，李海青部義勇軍，江日再攻昂昂溪，齊昂輕便路軌被毀，原電如下。(上略)李海青部義勇軍，

江(三日)夜襲攻昂昂溪車站

，敵被重創，齊昂輕便鐵道，亦被義軍破壞，該部已迫

近省垣，聲勢甚壯，(下略)

(齊齊哈爾五日)日人電通社

電)小磯關東軍參謀長及多

田少將等，於昨日乘飛機抵

當地後，立即作關於進攻省

內各地義勇軍之策戰，聞據

日軍方面，擬先徹底包圍齊

### 馬占山部

馬占山在 (南京七

拉哈督戰 日下午四

時三十分

中央社電)據哈爾濱七日路

透電，日飛機今日由齊齊哈

爾出發，轟炸安達義軍，另

有日機一隊，飛赴訥河，炸

克路沿線義勇軍，對於扎蘭

屯方面之蘇炳文部，亦似已

決意派兵進攻，

(四平街五日)日人新聯電)今

早零時滿鐵本線十家堡站，

有兵匪五六十名襲來，向驛

放火，半燒一戶，其際該驛

助役東野善作，中彈即死，

驛員三名燒斃，一名失蹤，

詳細尚不明。

原電如左，

(上略)所部攻下巴彥，呼

蘭後，為肅清後方起見，江

(三日)率所部馬步兵三千人

北上，第二四兩旅，仍駐原

防，第三團王治安部，留守

巴彥呼蘭，支(四日)更派第

三旅第九團關建部，協助李

海青司令，進攻拜泉，據該

團報告，拜泉城內逆軍，不

過數百，我軍聯合總攻，數

達三千，且夕間即可攻下，

(下略)

據黑河四日電訊，龍門鎮

行轅電黑河省府報告，馬主

席(占山)前赴納河嫩江楊家

屯各地，與各軍師旅長會商

軍事方略，刻轉赴前方，在

拉哈附近地點，指揮徐宋兩

旅，及南廷芳部，猛攻拉哈

站內死守之殘敵，我軍雖有

傷亡，但士氣極壯，左翼才

鴻猷第三路，二日向海倫進

攻，形勢順利，日飛機二十

餘架，每日飛至前方投彈爆

炸，又西路救國軍，前敵張

玉挺部，仍在富拉爾基包圍

日軍，救國軍待嫩江封江後

，即大舉進攻云。

黑省主席馬占山，本月一

日，自防次電告，與日軍作

戰經過，原文如次，

(銜略)均鑒，頃據第五地

區騎兵旅報告，所部正佈防

窺機，以圖進取，並派小部

隊，赴北安鎮西折鐳河一帶

，破壞敵之交通，頃據報稱

，于有(二十五)日將敵新修

折獨河大橋焚燬，北安克東間電線完全破壞，克安鐵路已終止修築等情，又據電稱，三十日晨六時，騎旅進攻北安鎮，敵人負固抵抗，我軍猛烈激戰，相持三小時，敵勢不支，遂將積有糧食焚燬，向西潰退，我軍追擊，遂將該鎮完全佔領，此役敵人死十餘名，內有警備副司令一員，奪獲大槍五桿，我軍陣亡二名，傷十三名，除嚴防外，謹稟等情，據此，除令該部努力進展外，特聞黑龍江省政府主席馬占山叩東（一日）印。

克復  
拉哈  
馬占山昨有  
陷電到平，

報告該部已攻克泰安鎮及拉哈站，現正進迫省垣，茲誌原電如下：「街略」頃據探報，我第九路鄧文軍，聯合第五路南廷芳軍，及濮炳珊旅，於號「二十一」日晚進攻克山，激戰數小時，敵勢不支，登車西逃，我軍追至敖龍溝附近，方將機車擊碎，所有殘敵盡數殲滅，獲械彈甚夥，「二十一」日進迫泰安鎮，又被攻下，現已以主力向西推進中，又據探報我軍第三路徐軍，連日攻擊拉哈站，敵人以後路已斷，誓死頑拒，戰鬥極為慘烈，我官兵奮勇衝鋒，陣亡團營連長十數人，士兵四百餘名，業於號「二十九」日將該站街內之

敵，完全殲滅，僅餘小部，據守車站野堡內，死守不退，職部以一部解決該站之敵，以主力進迫省垣，現先頭部隊已進至楊家屯，與敵激戰中，除詳情及陣亡官長姓名續報外，謹聞，黑龍江省政府主席馬占山叩陷「三十」日印  
又訊，黑省主席馬占山，昨有江（三日）電到平，報告佔領拉哈站後戰況，原電如下：  
（街畧）據拉哈站探報，拉哈站自我軍徐（子鶴）南（廷芳）各軍奮勇佔領後，東（一日）晨突有大批敵軍，向我猛攻，我軍因久戰疲頓，遂暫退平寬屯，換生力軍於黃昏反

攻，刻仍鏖戰中，謹聞，馬占山叩江（三日）。

準備進  
攻哈埠  
（哈爾濱二日下午四時三十五分電）  
馬占山部，已集中完畢，將會同蘇炳文，濮炳珊，李海青，才鴻猷，張殿九等，分六路沿中東路向哈埠進攻，黑垣日軍已在各軍大包圍中。

（路透社哈爾濱一日電）據報載稱，東北路反「滿洲國」軍司令李杜，業於十月十三日行抵伯力，據伯力日方消息，駐克山西三十哩之泰安鎮，日本駐軍，自十月二十日起，被反「滿洲國」軍隊四千人圍攻十天之久，日警備

司令林氏已陣亡，日兵死十四名，傷十四名，南滿路職員四人失蹤，十月三十日晨，有日軍兩支隊，由飛機掩護，攻擊泰安鎮迤北救國軍之陣地，卒將該軍擊退云。

(本市消息)黑省主席馬占山之代表某君，昨向記者談述黑省最近戰況，撮記所談如下：  
馬占山主席，前與各部聯絡後，業於十月七日下午總攻擊令，現在東路馬部先後克復拜泉，克山，訥河，安達，青崗，嫩江，通北，龍鎮，巴彥等九縣，馬主席本人，現在齊克線之某地點指揮軍事，為攻擊拉哈站之主力，中路濮炳珊部兩旅，在熬龍

溝附近，與日軍作戰，濮軍計劃，俟將巴貝子府日軍全數解決後，再向泰安鎮進展，日前攻入泰安鎮之部隊，已自動向某方集中，南路才鴻猷部沿呼海路進攻，其前頭部隊已到綏化附近，在中東線一帶之李海青部，共約一萬二千餘人，仍佔領安達甜草崗各地，中東路始終不敢通車，西路救國軍張殿九部，自富拉爾基失陷後，即努力反攻，連日在富拉爾基附近激戰，救國軍總司令蘇炳文，尙在海拉爾指揮軍事，黑軍東西兩路業已聯絡完成，短期內軍事必有相當發展

呼海沿線激戰  
〔本會息〕  
馬軍鄧文濤炳珊李海青

各部聯絡完成黑軍又連成一氣，才鴻猷在呼海線戰況甚烈才軍甚得利。黑軍勢力進展頗速，黑省垣不日可下。

安達偽軍反正  
〔本會息〕駐安達縣城內之偽軍第三

旅第五十二團段自新所部受黑軍鄧文之忠告江(三日)反正，佔領安達，該團日願聞北部大尉聞訊逃竄安達站。向日軍報告。

### 吉 各軍聯成一氣 吉垣危在旦夕

#### 林 丁超李杜進迫牡丹江 王德林橫斷敵軍後路

王德林攻省垣  
〔本市消息〕

據吉東電訊，吉東各縣現有義勇軍王德林部吳義成，率兵千餘人，向吉垣進攻，日方防禦頗為鞏固，吳部前鋒隊已達距離吉垣四十里之江密峯一帶，前方兩部已小有接觸，近因連降大雪，天氣嚴寒，我軍士兵衣履單薄，頗感困難，吉林附近鐵道，時被義軍拆毀，日方亦隨時

派飛機掩護修理，義軍奮勇，節節進攻，頗有進展，激戰已在目前云。

又訊，據遼東來人談，遼寧民衆自衛軍總司令唐聚五，自與日軍血戰以來，日方即用種種離間及偽造方法，向我忠勇救國各軍大事宣傳，藉亂聽聞，日軍前曾發表唐氏被飛機炸斃消息，實屬不確，當唐氏在濛江一帶督戰時，日軍飛機數十架雖曾轟炸，然唐氏鎮靜處事，並未受傷，最危險時期為十月十八日，日軍爆炸金川河里之役，當時唐氏行轅雖遭轟擊，但僅傷隨從四人，血濺唐氏滿面，確有其事，而唐終無恙，且當時尚有郭景珊指

揮等在旁，均甚安適，此爲其親信副官身歷其境之言，現在唐仍在濛江山內指揮云。

### 丁李會師牡丹江

(上海)

二日下午十時本報專電(哈電)吉東丁超，李杜兩軍發動，兩路追牡丹江，丁任左翼，自勃利南下，李任右翼，沿松花江進，王德林軍橫斷敵軍退路，

救國軍總司令蘇炳文，昨晚電平報告，日軍飛機，向札蘭屯投擲炸彈，中東路損失甚重，原電如下。  
(銜畧)(一)頃據前方報告，東(二)日午日飛機四架，携帶重量炸彈向札蘭屯投擲，約十餘枚，中東路損失甚

重，同時並散放傳單，(二)據馬主席陷電稱，東路鄂瀋各部，正沿齊克線挺進，

本人(馬占山)親在楊家屯指揮，戰况順利等情，特電奉聞，蘇炳文東(一日)印。

## 遼寧 唐聚五待機反攻 二瀋海路戰况緊張二

(秦皇島五日下午八時三十分電)通化，

損失甚大，刻毫無進展，飛機爆炸，亦以該地盛多天然

### 唐部擬三分路反攻

臨江，扶松，安圖一帶救國軍唐聚五部，及桓仁等縣義軍，於秋收後，對東邊十餘

縣食糧，實行封鎖，禁止出境，分地積儲，準備與日軍持久對抗，乘機攻瀋，該軍並深得地方財力援助，及民衆同情，且所據地域，四面環山，日軍雖集中兵力，幾度進攻，但均遭強烈抵抗，

職，刻瀋日軍盛傳，義軍多數投降者，全無其事，蓋日軍對義勇軍，苦於無法解決，企圖利用宣傳，以斷義軍之後援，並使失去民衆同情心，現聞日軍另出計劃，以一部兵力，沿鴨綠江向通化臨江等縣前進，企圖會攻救

救



國軍，但救國軍方面，已有準備云。

北平某方面，昨接遼寧東邊救國會委員長王育文由通化北柳河縣寄來一日所發函件稱，日軍於上月十一日，向我自衛軍施行總攻擊後，計分三路襲來，我軍分四面迎戰，計駐興京縣城之李春潤，任西路總指揮，守撫順，清源兩防線，駐柳河之王鳳閣部，任北路總指揮，守山城鎮及瀋海路沿線，唐聚五自率所屬守通化南輯安，桓仁，及鴨綠江上下游，徐達三守鴨綠江上游臨江縣北松樹鎮一帶，日軍總攻開始，西路軍首先抗戰，上狹河一役，日軍五百餘名，完全殲滅

十五日，日軍南北兩路猛烈衝進，北路軍王鳳閣部，擁兵六萬，奮勇抗戰，歷經十數役，殺敵無數，日軍對之不寒而慄，故截止現在

王部仍守原防，南路由朝鮮界內進攻之日軍，聯合步空騎砲，聲勢甚猛，唐總司令(聚五)親出應戰，但日軍砲火猛烈，通化，桓仁等縣城，復連遭日機轟炸，人民損失不堪勝計唐以日軍器械精良且平原不易與戰，遂於二十二日令南路各部，退出桓仁通化兩縣城沿通化東北二密，小西岔一帶，向金川，撫松，長白，安圖山林中撤退，東路徐達三，由臨江縣城撤出後，即據守蚊子溝嶺，松樹鎮一帶，現時防線，計王鳳閣部仍在北路原防，李春潤部，仍在興京清源及撫順邊界，另以一部南下與鄧鐵梅聯合攻鳳凰城，總部及唐總司令之直屬部隊，現集中金川，濛江，安圖，長白，撫松各縣，唐於上月二十七日，在金川召集軍事會議各軍高級長官均趕到列席，決于軍事佈置就緒後，施行反攻，計分兵三路出擊，王鳳閣仍任北路，沿瀋海路前進，徐達三任南路，中撫松縣出蚊子溝嶺進攻臨江及朝鮮境界，唐聚五自任中路，出金川與京縣之李春潤部東西遙應，夾擊通化，總部及救國會 現設濛江城內

日內將移撫松，以便指揮等語云。

### 攻義縣佔白旗堡

(本市消息)據東北民衆自衛軍第一支隊司令孟昭炎部駐平代表某君談，孟部自前次克復朝陽寺後，即由孫團駐守，前部隊伍分佈周家屯一帶，防務異常鞏固，義縣城曾經孟汪兩部三度攻佔，嗣因制止錦州日軍抗線尚未完竣，故先將攻入義城之軍隊撤回，俟敵深入後再行規復，以便使其首尾不連，從中夾擊，一舉殲滅，再行直搗錦城，現在該軍又向義城進攻，該縣已在我軍王文斌各團重圍之下，除西門車站之日軍仍極力抵抗外，

甚餘三面，均被我軍佔據，我軍指揮部即設東關外，原屬日軍之保衛團，已經我部改編二營，其攻錦部隊，由宋九齡等部，聯合推進，雙方砲火極為猛烈云。

又訊，據遼西來人談，義勇軍第四路司令耿繼周部，第三支隊長李升久，率二千餘名，於上月二十六日由新民進攻白旗堡，與日軍七百餘名接觸，激戰數小時，日方不支，乃退出該地，遂被我軍佔領。

### 潘海路激戰

(秦皇島三日下午五時三十分電)沿偽路之遼西日軍，近恐義軍攻擊，每夜發砲示

並於綏中等地，嚴密檢

查行人，對婦女任意搜索，時施橫暴污辱，關外逃難來榆者，近日益多，偽奉山路沿線義軍，仍積極活動，待機進攻，現日軍由錦州抽調飛機十餘架，赴潘海路，聞該路戰況緊張，偽剿匪司令錢德勝，亦有反正說云，據熱河來人談熱邊錦朝線一帶，上月義勇克復朝陽寺車站後，即向義縣進攻，義勇軍孟昭炎，馬子丹兩部，先後將義縣西關及車站攻下，刻因日軍援軍反攻，在義縣附近之義勇軍已集中相當地點，朱霽青亦親到馬三家子指揮，駐防朝陽熱軍第一〇七

旅董福亭部，因朝陽寺地方防務重要，已派所部一營，開往朝陽寺駐防，同時在南嶺口北營子各地，亦佈置相當防務，日軍飛機，連日飛至熱邊偵察，日軍近在通遼錢家店附近活動，湯玉麟已電駐開魯崔星五旅長，嚴密防範，又駐平軍事代表孟昭田，前應湯玉麟電促返熱，協商軍務，昨據某方消息，孟(昭田)到熱後，業與湯主席迭次磋商軍事，已有具體計劃，孟氏並奉命於今日起親赴朝陽寺，南嶺，口北營各處及熱省各縣，視察防務，並考察民團訓練情形，視察期，預定為兩月云。

抗日救國

收復失地

